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12月26日
星期六

阅

人

文

知

世

相

□ 美编：继红
□ 编辑：曲鹏

探寻2020文学之变

在寻常与不寻常之间



2020年已近尾声，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雪莱的诗句——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年里，因为疫情，文学显得更有力量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

宅家阅读

疫情期间宅在家中的人们，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，在书海中尽情遨游，从阅读中获得精神慰藉和自我提升，其中，与疫情相关的文学作品销量大增。

世界读书日前夕，多家网上书店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一大批与疫情和传染病相关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，如《鼠疫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《血疫：埃博拉的故事》《花冠病毒》《白雪乌鸦》等。当人们遭遇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内心往往被焦虑、落寞、恐慌、忧伤填满，此时的文学阅读能够给心灵以温情的抚慰。从疫情文学阅读热，也可以看到人类对灾难的深刻反思。一场疫情提高了人类从社会到个体的危机意识，同时也是一堂生命教育课，让人们开始反思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

作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，作家的文学创作自然会涉及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现实世界。

作家池莉在《北京文学》2020年第7期上刊发了自己最新创作的纪实性中篇小说《封城禁足99天脑子里闪过些什么》。小说中，她以近4万字笔记，从作家视角出发，记录了从武汉封城、自己禁足开始99天内的所思所感。因池莉为武汉籍作家，进入文坛前曾经是流行病防治医生，她创作于1997年的中篇小说《霍乱之乱》在今年上半年也被网友关注。

作家弋舟的短篇小说集《庚子故事集》完成于2020年上半年，其“纪年”的性质格外突出，相当于一本2020庚子年的记忆保留之书。书中的五个故事都有关“人的困境”，在弋舟看来，疫情不过是人类的困境之一，“世界何曾太平过。不戴口罩的日子里，每个人不是照样深陷在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里。”

诺奖效应

每年诺贝尔文学奖“开奖”总会引来一波诺奖得主作品的热卖潮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已引进国内的路易斯·格丽克诗集《月光的合金》《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》，本来销量惨淡，没有多少读者关注，诺奖公布后，这两本书顿时登上了图书畅销榜，出版方紧急加印各五万册。

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读懂格丽克的作品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诺奖给了我们靠近诗歌的一个机会。诺奖将桂冠颁给了诗歌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诗歌对人类依然重要。

往届诺奖得主的作品在今年依然是出版的热点。2018年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两本小说集中文版上架面市，其中《怪诞故事集》出版于她获诺奖前一年，另一本《衣柜》从波兰语原文直接翻译，根据原著编排，直观展现了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原貌。2016年诺奖作家鲍勃·迪伦生平唯一一部实验性文本《狼蛛》也被引进出版。今年是1973年诺奖得主帕特里克·怀特逝世30周年，出版社引进了他的两部代表作，《探险家沃斯》和《乘战车的人》。《到十九号房间去》则收入了2007年诺奖得主多丽丝·莱辛的名篇佳作十九篇，道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激情与困惑。

与纪录片相遇

在多数人看来，文学是一种严肃的存在，纪录片是一种高冷的形

式，当文学和纪录片相遇，却碰撞出让人惊喜的火花。

今年4月开播的5集纪录片《文学的日常》借由一位朋友拜访知名作家的形式，通过作家与朋友的对话，与观众分享他们对于生死观、世道人心、故乡、青春叛逆等热点话题的认知和解读，用思想的烛火照亮生活，带领观众走进文学的世界。麦家、阿来、马原、谢有顺、马家辉在片中用互相对话的方式批量制造“金句”，看点十足。

莫言的高密东北乡，贾平凹的商州乡村，阿来的嘉绒藏区，迟子建的冰雪北国，刘震云的延津世界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，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，是作家故乡的真实描写，还是艺术想象？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拍摄团队花两年时间跟随莫言、贾平凹、刘震云、阿来、迟子建、毕飞宇回到他们出生的村庄，回到文学创作的现场，听作家讲述如何将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。纪录片中的故乡，是作家们出生和成长之地，是新文学的“根”，也是每一位观众看完这部纪录片后找回的精神家园。

展现叶嘉莹先生数十年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写照与延续的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，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首映式。在这部跨越百年私人记忆的“诗意纪录片”中，观众感受到叶先生跌宕起伏却充满诗意的一生，也感受到文化、诗歌、创作的日常性。

4月份疫情严峻期间，BBC推出单集58分钟的最新纪录片《杜甫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，在全世界引起关注。纪录片中，杜甫被还原成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，回溯了他从出生到入仕跌宕起伏的一生。杜甫在痛苦与饥饿当中依然乐观的人生态度，给正在与疫情抗争的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力量。

公版书之争

2020年，一批于1969年去世的作者、学者的著作进入公版领域。国内学者包括陈寅恪、张君勱、吴晗、范文澜、罗家伦、刘绶松、童第德等。国外有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作家杰克·凯鲁亚克、美国小说家约翰·肯尼迪·图尔、英国科幻作家约翰·温德姆、波兰小说家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、德国哲学家西奥多·阿多诺和卡尔·雅斯贝尔斯等。因不用支付版权费，也无需获得原作权利人的授权，公版书一直是出版界的“香饽饽”。

陈寅恪是我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，其在生前曾要求自己的著作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，否则宁可埋入地下”，此后出版界一直遵循此意不出简体字版作品。2020年陈寅恪逝世已过50周年，其作品进入公版。译林出版社简体字版《陈寅恪合集》出版的消息，引起了学术、出版界的关注。有学者认为，即便进入公版期，也应遵照陈寅恪先生生前遗愿，对于简体本在繁简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和误读表示担忧；也有人认为，出版简体本有助于推动学术普及、陈寅恪先生思想传播，其实是好事。

今年杰克·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成为公版书，一、二月份时便有出版社纷纷推出全新译本，除了用装帧、名家翻译来吸引读者，还有的出版社随书附赠碎纸机，以“阅后即焚”。中国外文局译审姜汉忠表示，“一般读者既分不清原作版本的来龙去脉，也弄不准译作质量的优劣高下。现在翻译小说不少是很难看



叶嘉莹在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中

懂的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腔调，缺少汉语本身具有的独特魅力与优势。出版人若是缺乏责任感，就只能奔利急趋了。”

老作家出新作

106岁高龄的著名作家马识途封笔之作《夜谭续记》，6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该书是1983年出版的《夜谭十记》的续作。马识途有着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，冒着生命危险在“国统区”从事着地下工作。由于经常更换职业，他便常常跟三教九流打交道。1982年，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向马识途邀约创作，用文字记录其“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”，最后促成了1983年《夜谭十记》的出版。2010年，《夜谭十记》中的《盗官记》一章曾被改编成了电影《让子弹飞》而广为人知。

作家莫言今年推出了获诺奖后首部中短篇小说集《晚熟的人》。关于“晚熟”，莫言说：“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讲，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、定型了、不变化了，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。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不希望自己过早地定型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晚熟，使自己的艺术生命、自己的艺术创作力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一些。”

除了《废都》，贾平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秦岭里的乡村，今年推出的新作《暂坐》首次聚焦城市青年女性。这部小说“城市化”比较彻底，从故事场景到人物形象，写了一群生活在西安，经济独立、精神自由、生活时尚的青年女性，写她们绚丽多姿的生活，更写她们愁肠百结的困惑。”

文学“抖”起来

“大家好，我是莫言。今天起我入驻抖音了，请大家多多关注。”9月3日，作家莫言以短视频创作者的身份，发布了一条视频与读者分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《晚熟的人》。截至当天下午，已有12.2万粉丝关注了莫言，而该条视频也已获12.9万个赞。

今年上半年，受疫情影响，直播兴起，很多作家、出版社、书店、期刊也纷纷推出官方抖音号、个人抖音号，直播介绍书、直播卖书、直播做新书发布会，微信朋友圈纷至沓来的皆是作家和评论家直播、带货的各种讯息。一时间，文学“抖”起来了。

文学需要“抖”起来吗？评论家何平、何同彬就此话题展开了对谈。

何平认为当下的全民皆“抖”尽管有着不同的努力向度，但大方向还是流量为王的逐利，单纯的资讯传达和审美表达很难获得大的流量支持，因此文学特别是狭义的文学，能博得多大流量或粉丝是存疑的，要“出圈”不是那么容易。

何同彬则指出，文学是否需要“抖”起来其实是个伪问题，“文学”早已不是单一范畴的概念，许多文学类型已经以不同方式“抖”了起来，抖音只是最新的一个舞台。从以前的百家讲坛，到各种音频视频的文学网课，再到现在的抖音、快手，文学狂热地，跟风式地在新的媒介形式上参与，也许和一种“古老”的、“常谈常新”的情结有关：文艺大众化，或者说让文学走入普罗大众，真正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“节目”，成为文学“广场舞”，其本质上延续的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市场化、商品化以后，文学本质、文学性、文学定义需要面对的边界模糊。



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海报



露易丝·格丽克展示诺贝尔文学奖奖章



作家莫言开通抖音号



纪录片《文学的日常》海报